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敬佛篇第六 此有七部

述意部 念佛部 觀佛部

彌陀部 彌勒部 普賢部

觀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人應感逐物機色相光明振德於甘露之津影留圖像化於日隱之運所以刹利暫瞻猶致刻檀之聖容況堅固長晦孰志尋昔之心哉是故發源西國則優塡創其始移教東域則漢明肇其初洎茲而來匠者迨武帝造法身備極跡寶金石珠玉之飾土木繡畫之姿莫不即心致巧因茲呈妙昔晉代僧衆創造煒絶宋齊帝主製作日新多未記銘懼或失源今錄其殊勝垂範表益也

念佛部第二

夫大聖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稱揚之德故十方諸佛同出於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於蓮臺之上隨念何相皆得往參所請始從出家終成正覺

趙壬九錢 邑

於其中間道樹降魔鹿野說法相好
圓滿光明炳著身色清淨事等鎔金
面貌端嚴猶如滿月齒同珂雪髮似
光螺目譬青蓮眉方翠柳八音響亮
萬相雍容五眼洞明六通遙颺懸河
寫辯建注投機圓三點以成身具五
分而為體帶權實以度物隨真應以
化人或扇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
雨能使身田被潤即吐無上之牙心
樹既榮便茲不彫之葉不來相而來
不見相而見為衆生故隨緣應現十
方十億並願歷待三千大千俱得親
承長種福田廣興供養吐耶倒之根
拔貪嗔之本修念佛之因證見佛之
果故法華經偈云
若人散亂心　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　皆共成佛道
又譬喻經云昔有國王殺父自立有
阿羅漢知此國王不久命終討其餘
命不過七日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
獄一劫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
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絕臨去重
告慎莫忘此王便叉手一心稱說晝

法苑珠林卷第[illegible]　第三張　超

夜不廢至七日頭便即命終魂神趣
向阿鼻地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知
是地獄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獄中罪
人聞稱佛聲皆共一時稱南無佛地
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
脫出生人中後阿羅漢重為說法得
須陁洹以是因緣稱佛名號所獲功
德無量無邊不可為喻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佛在世時佛為
父王及諸大衆說觀佛三昧經佛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真金色光明
無量時座下有五百釋子以罪障故
見佛色身猶如灰人羸婆羅門見已
號哭自拔頭髮舉身投地鼻中血出
佛安慰曰汝勿號哭吾為汝說過去
有佛名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
有一長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子聰
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
寶常為諸子說佛法義諸子邪見都
無信心後時諸子同遇重病父到兒
前涕淚合掌語諸子言汝等邪見不
信佛法今無常刀切割汝身為何所
怙有佛世尊名毗婆尸汝可稱名諸

子聞已敬父言故稱南無佛復教稱法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四張 趙安
及稱僧名稱已命終由稱佛故生四天王
天上壽盡以前邪見還墮地獄
平羅剎以熱鐵叉刺壞其眼受是苦
時憶父教稱念佛因緣從地獄出來
生人中貧窮下賤後式棄佛出亦得值
遇但聞佛名不覩佛形後隨葉佛拘
樓秦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皆聞名
不見其形以聞如是六佛名故今得
與我同生釋種我身端嚴如閻浮金
汝見灰色羸婆羅門皆由前世邪見
故尒汝今可稱過去佛名并稱汝父
亦稱我名及彌勒佛稱已作禮及向
大衆大德衆僧五體投地發露懺悔
邪見之罪諸人受教懺悔說已見佛
金色如須彌山見已白佛我今見佛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作是
語已得須陁洹求佛出家得阿羅漢
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佛告比丘我滅
度後若稱我名南無諸佛所獲福德
無量無邊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
出世號釋迦牟尼滅度之後有一王

子名曰金幢憍慢邪見不信佛法有
一比丘名定自在語王子言世有佛
像衆寶嚴飾然爲可愛可暫入塔
觀佛形像王子即隨共入塔中見像
相好白比丘言佛像端嚴猶尚如此
況佛眞身比丘告言汝今見像不能
禮者應當合掌稱南無佛是時王子
即便合掌稱南無佛還宮繫念塔中
像故即於後夜夢見佛像夢已歡喜
捨離邪見歸依三寶由一入塔稱佛
善根命終得値九百萬億那由他佛
於諸佛所逮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
昧故諸佛現前爲其授記從是已來經
於百萬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乃至今
日獲得甚深首楞嚴定昔王子者今
財首菩薩是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
是學念佛也

觀佛部第三

竊聞法王法力道濟無壃大慈大悲
屑高有頂隨根普雨雙雙螽雲翩類
等觀朗同明鏡是以金容誕迹遂致
恒星匿彩月愛舒光便使晨曦掩色
分音纔吐則尼揵轍亂七轄暫宣則冨

那頃離故知威神尊重利益弘深隨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第張　趙　丘
喜見聞則難遭難遇勸諸行者常須
觀佛心存妙色似對目前意想光儀
如臨咫尺雖法身無二隨應說三逗
機弘誘乃有多種今且録經後述靈
驗餘之不盡備在廣文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
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
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有
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視說偈
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
王佛國大蓮華中結跏趺坐忽然化
生從此已後常得值佛於諸佛所淨
修梵行得念佛三昧海得三昧已佛
為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東方善
德佛者則彼師是其九弟子者作九
方佛謂東南方無憂德佛南方栴檀
德佛西南方寶施佛西方無量明佛
西北方華德佛北方相德佛東北方
三乘行佛上方廣衆德佛下方明德
佛如是十佛由因過去禮塔觀像一
偈讚歎今於十方各得成佛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

出世號曰空王入涅槃後有四比丘
共爲同學習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
堅持佛法善識多不善當隨惡道
空中有聲語比丘言空王如來雖復
涅槃汝之所犯謂無救者汝等今可
入塔觀像與佛在世時等無有異聞
空中聲已入塔觀像眉間毫相即作念
言如來在世光明色身與此何異佛大
人相願除我罪作是語已如大山崩
五體投地懺悔諸罪由入佛塔觀像
毫相懺悔因緣後八十億阿僧祇劫
不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於諸
佛所受持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
爲十方佛現前授記今悉成佛東方
有國名曰妙喜佛號阿閦即第一比
丘是南方有國名曰歡喜佛號寶相
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名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
國名蓮華莊嚴佛號微妙聲即第四
比丘是以是因緣行者應當如是觀
觀佛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
有佛出世號曰光明入涅槃後有一

菩薩名大精進年始十六婆羅門種
端正無比有一比丘於白氎上畫佛形
像持與精進精進見像心大歡喜作如
是言如來形像妙好乃爾況復佛身
願我未來亦得成就如是妙身
思念我若在家此身正得即啓父母
求索出家父母答言我今年老唯汝
一子愛若出家我等當死子白父母
若不聽我者我從今日不飲不食不
臥牀坐不言說作是誓已一日不
食乃至六日父母知識八萬四千諸
婇女等同時悲泣禮大精進尋聽出
家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爲座在
畫像前結跏趺坐一心諦觀此畫像
不異如來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
諸法亦復如是無相離相體性空寂
作是觀已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
無得無礙辯得普光三昧具大光
明以天眼見東方阿僧祇佛剎
以天耳聞佛所說悉能聽受滿足七
月以喜爲食一切諸天散華供養從
山而出來至村落爲人說法二萬眾
生發菩提心無量阿僧祇人住於等

聞釋迦功德父母親眷皆住不退無
上菩提佛告迦葉昔大精進今我身
是由此觀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學
如此觀未來必當成無上道
感應緣 略引五十三驗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
牣區宇而群錄互舉出沒有殊至於
瑞迹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寧以代
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曆表隋唐或
陶化在人而迹從僑伏故不獲銓次
依緣而辯集之 此卷二十五緣
東漢雒陽畫釋迦像緣
南吳建業金像從地出緣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
東晉揚都金像出渚緣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裂出現緣

北涼河南王南崖塑像緣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

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
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
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
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
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
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
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
門迦葉摩騰等賫優塡王畫釋迦倚
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
之數本於南宮淸涼臺及高陽門顯
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
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
吳時於建鄴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
討其本緣即是周初育王所造鎮於
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
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于地孫皓得
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廁處令
執屛籌至四月八日皓如戲曰今是
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即通腫陰
處尤劇痛楚號噭忍不可禁太史占

日祀大神聖所致便徧祀神祇並無
効應宮內彼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為
大神陛下前識之今急可請耶皓信
之伏枕歸依識謝尤懇有須便愈遂
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
像懺悔毀重廣修功德於律鄴寺
隱痛漸愈也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
滬瀆口漁者華焉遂見海中有二人
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
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
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吾
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
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
垂降乎迺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
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
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
知石像背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擧
之飄然而起便與還通玄寺看像背
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
書迹分明擧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
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啓請
翕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庭士庶歸心

有天竺觀音降塔刹
文帝三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
至都後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
下勅
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昔中原値
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所居之
山常有雲陰俗異其禎咸敬憚之
下知聞于時無主並遣國七國宗
敬以崇福爲諸國並遣金銅像并
皆書函朝奉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
一堂門牖常開鳥雀不近雜穢不著
遠近道俗異其寺至今向三百五十年
東晉成帝咸和年中丹陽尹高悝往
還市闕每見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
人尋之獲金像一軀西域古製光趺
並闕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
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趣長
干寺因安置之揚都翕然觀拜悟者甚
衆後年東海中有漁人張係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趺丹
光游之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

試安像是恰然同合又之有西域五
僧振錫詣悝云昔游天竺得阿育王
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
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為高悝
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
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
像為之放光照于堂內及繞像形僧
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
僧即住供養至咸和元年南海交州
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
浮于水上尋之得光以事上聞簡文
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
四十餘年東西別處祥感光趺方乃
符合此像華臺有西域書諸道俗來
者多不識之有三藏法師求那跋摩
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
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摹寫寺
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
放光迴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邃至誠
祈請至於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
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
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
光上加七樂天并二菩薩至陳永定

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
命將泝流下禦之時像身動不能
自安因以奏聞帝撿之有言讖爲肇
因未來林衆解散章騎命北遷上流
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
起帝於像前乞願以從屏逆言訖光
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涉陳美
曉長干領神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
律重閣整使擁衛道登極目至
德之始知造方跌自晉迄陳五代王
目莫不歸從元年之前請佛令宴
以帝業未成加油濯得兩明千歲
封常備一不失有陳遷天尚說諸積
明二年像面自西轉正還入於爲閣帝
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
冠飾之珠王可重三斤上加錦幡至
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幡猶在頭上帝
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
冠用示徵咎仍以冠著首至明脫猶
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果國亡運
而縛西遷初所表爲隋高祖聞之勅楊
令宗大內供養帝躬立侍下勅曰朕
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

相使同其立本像造興善寺像既初
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
邊正陽衆難曇之遷移北面至明還
南如初衆咸愧謝輕略今現在圖寫
咸矣

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
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擢
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
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
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莅襄部贊
擊福門其像夜出西游萬山遺示一
跡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赴驚
嗟迎接還本供養後以其夕出住寺
門衆咸歎異擬乃改名金像寺至梁
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寺興苑
鑄金銅華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
寸莊嚴既訖漸流遷之以承像足立
碑頌德劉孝儀文肅子雲書天下稱
最碑現在建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
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襄州刺史副
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闢有
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illegible]僧尼
聞欲除滅又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

瞋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推碎先令 [illegible]
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
用心杖監事者各一百牽之如初又
加三百不動如故哲忿逾壯又加五
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
獨喜躍即令斷毀揚聲唱快便馳馬
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忽然落馬失瘖
直視四支不舉至夜便卒道俗唱快
于甚哲當毀像時於脈下倒垂衣內
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
日比丘道安於襄陽郭西造丈八金
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
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
知安師聖人誠無虛記今本所住名
啓法寺所覆之石人擎承現存焉
又隋末分崩方隅守國襄陽留守寶
盧祿稱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
憲法師者為士俗所重數諫寶君令
報唐國寶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使
京輔遂發兵至襄陽寶固守三度兵
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密殺之憲
臨終語弟子蘇富妻曰我與汝父見
毀安師金像自尒已來遺迹不嗣我

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
急當降方恨不取憲語枉殺何酷斯
時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要便
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富要捨
乃有心擬像不知何模排一治便成
無有缺少當鑄像時天陰雲布雨華
如孝徧一寺內富妻性巧財用自富又
於家內造金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夢
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
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隋初秦
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像形製
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
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雨華大有靈
瑞像今現在延興寺也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勘
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
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
一丈二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
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輕中
夜覺有人求奔船驚共尋視了無所
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
不測也列邐利涉常先諸船不久遂
達渚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

岸船載還撞及像現也方知其地時
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頂拜傾
動移邑諸寺僧衆咸競迎引鏗然不
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以永和
二年捨宅為寺額表郡名承遠安法
師襄川綵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
翼曰荊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
非尒誰與余其行矣翼負錫南征締
搆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
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
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荊城像至欣感
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
沙圖可心期難以力致衆咸僉曰必
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拜請命弟
子三人捧颯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
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
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為刺史於
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
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胸處
文現於外有罽賓僧伽難陁禪師者
多識博觀從蜀來荊入寺禮像歎唱
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
何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

像光背光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
絡更倍欽重量與念致應之驗也
及病將亟像光忽逝翼日佛亦此相
痛必不振光往他方復為佛事旬日
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今者宋孝武時
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宋明
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崩嗣
主狂勃便有宋齊革運荊州刺史沈
攸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
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
衆惶駭長幼悲泣像為汗流五日不
止有聞於沈曰寺大德玄暢法師訪
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違無變不徵去
來今佛佛想念得無令佛念諸佛
乎欲請禮越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
出何經答出無量壽攸之取經尋之
朱悅即停沙汰齊永元二年鎮軍蕭
穎胄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寶
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
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年穎胄暴
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監末
寺主道岳與一白衣淨塔邊草夾開
塔戶乃見像繞龕行道並各禮拜不

令淺言及大開業像亦在廬溪都陽
王爲荊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咸
通迎之倍撼不起少日而覺高祖昔
在荊陝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
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璉
主書何思遠賚香華供養具申丹款
夜即放光似應使往明旦承接還復
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衆應慕
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届于金陵去
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
無絕道俗欣慶歎未曾有在殿三日
竭誠供養中二寺僧設無遮大齋二十七
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
放光明勅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
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坐以安瑞像又
造金銅菩薩二軀䇿山穿池奇樹怪
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
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
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
講歷諸殿禮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纔
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
逮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
唯佛所居殿存焉大清二年像大流

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亂階大寶三年
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
復止本寺梁後大定七年像又流汗
明年二月中宗宣帝崩天保三年長
沙寺遂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
欲救瑞像無方可移由來舉必百人
爾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延
像入內禮懺冥感二十三年帝崩嗣
主叔寶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廣
運二年而梁國云滅至開皇七年長
沙寺僧法倩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
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即
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
東西夾殿九間被運材木在荊上流
五千餘里所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
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
不違去遂引工營之柱徑三尺下礎
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
沈香帖徧中安十二寶帳並以金寶
莊嚴乃至榱桁藻井無非寶華間列
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帖中
有寶帳華炷並用眞金所成窮極宏
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

其年朱粲賊破掠諸州來至荆邑營
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
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
道俗悲悼瑞像藏失其夜不見像踰
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像存
合城放悅賊撤看像故奧一不被燒
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偽梁
蕭銑鳳鳴五年偽宗王揚道生等至
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兩流竟日不
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
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
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
至二十五日光彩衝藏其日趙郡王
兵馬入城斯亦慶寺大同故流光為
其善瑞也至於元陽之月宰牧致誠
無不畢應至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
督應國公武彠迎像津齋行道七日
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
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大熟都督
乃捨黃金[illegible]度瑞像[illegible]寶幡華莊嚴
衆具備矣今現在江陵長沙寺又有
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之
道安法師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

於縣中得一舍利有光出之
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尋
西將軍處之第三子也位至吳興太
守家世奉佛其妻尤甚精到家僮捕
魚忽見金光溢川曄流而上尋即下
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
水而往牽挑不動馳往白玘玘告妻
乃以人船送妻往迎遙見喜心禮而
手挑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妻夢佛
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
釵以補之玘後以妻適吳郡張澄將
像自隨言歸乘氏後病平乃見安在
城壇上妻飾逾恭平日內外咸覩儀
而紫雲下迎遙上昇空經日乃沒澄
曾孫事攝戎旅平討孫恩之亂多慶
廢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
祈求備至有一老嫗齎詣賣之索價
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嫗所在
此像遂至光往張家云
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
譙國戴逵所製逵以中古製像略皆
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
又甚巧思方欲改斷威容庶參真極

淮感累泰年乃得成遂東夏制像之妙
未之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
忽若親遇高平郄嘉賓撮香呪曰
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
會彌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
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芬裵回馨盈一
寺于時道俗莫不感厲像今在越州
嘉祥寺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郡
紹靈寺律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
傍高鑿金穴以啓鎔鑄既成將移夜中
雲內清明有華六出白色鮮發四面
翻灑未及於地斂而上歸及曉白雲
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
丈光彩煙煥徐引繞穴每至瞻仰
遲迴似歸敬者斯風雲景清細雨而
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昇天元嘉初
徵士戴顒嫌制古朴治像手面
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寸足蹠
之下削除一寸云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舍宅住東
掖門有寺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
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

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
王像也图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
獲此像加嚴旅悟躬禮事焉此像本
在瓦官後移龍光云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
晉名昌陶侃字士行律鎮南海有漁
久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遣尋儀
見金像陵波而趣船側撿其銘勒乃
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
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怨
酷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
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
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介此其一
也初保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
奏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荆州
故遣迎上像初在舉數人可舉今加
以壯夫數十瓘不移處後更是以華
為輪車牽曳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
具聞保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
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
艱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讃
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
何遙遙是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撤有

一老僧失名未辭[illegible]瑞像像曰余年老[illegible]
徊往何得相捨遂依言往于時坐道
神賊鬼攫江州其徒入山覓財物執
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僧曰
徒受炙久死矣尸伽藍何如寺外賊將
出欲殺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
正念已中頸時可下刀賊從之已見
申頸受刃即便下斫刃反刺心刃出
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遂師塋于時
天氣淸明忽有雲如蓋屯里平布雷
電四繞遂盡霹靂賊死之久江州士女
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
敢入山江州郡下奏焉嗟蓋今在山
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
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
請山神助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
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元魏凉州山開出像者至大武大延
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何師備德信
得歷游江表禮鄮縣塔至金陵開育
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至凉州西一百
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
禮人莫測其然也何曰此山崖當有

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
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
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
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
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淩遲其
言驗矣至周元年涼州城東七里澗
忽石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
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
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許里相好
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鍾聲
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
為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
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
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
接為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
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
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覲改為感通道
場今像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
短終不得定云

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
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
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
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

屢匯若依立之功充斯及又用金寶
終被毀盜乃願所出寺可以終天於
洲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
斷崖妄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
有禮敬者驚眩心目有聖僧可如
人等常自經行初無齋舍遙見便行
近聽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
羅土全地觀其行跡人纔遠之即便
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
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
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
遣世子興國攻抱罕大敗興國遂死
於佛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
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述山
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
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淚下橫流
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顫
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
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
尤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
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為信信不深則
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等也往以宰

耶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而不至初
重法識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
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侵失利又各
佛僧殄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無復
不補其僁云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
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
龕光相亟發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